

与周宁先生书

敬启者：

春风既至，百草争荣，伏惟起居安和。

适有感于时局与风尚，静坐思索久矣，然辗转反复，不得不藉一纸而书此数言。此非为陈诉个人遭遇，亦非妄抒胸臆之苦，实则有感于教化之道日渐颓靡，学宫之风不振，而我辈学子心绪恍惚，思无定根，逐利而不自知。昔孟子云：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，古人教化贵在立人立德，今之所谓“教育”，其志安在？其道安在？

近数月以来，目所触、耳所闻，皆为课务繁冗、考核缠身，晨昏交迫，惶惶若失；同学聚处，非谈习艺之事，乃议绩点之高下、考证之利弊；更有甚者，为一证一奖，乃通宵达旦、争先恐后，或求人情，或设权术。此等风气，如潮水渐深，浸骨而不自知也。吾虽不才，然不忍视此而不语，恐再不记之于书，自己亦沉沦其间。

孔子言：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”今之大学者，若不反本溯源、修其本体之道，则即便添设百门新课，引进万本洋书，亦徒具空壳耳。愚生一介庶民，不敢妄论大学兴替，然念及当代青年失其根柢、浮其心志，实有未甘之情。是以冒昧书此长信，愿为一问：今日之大学，果仍为“大学”乎？

谨此布陈，尚祈恕其冒昧。

一

古人之所谓“大学”，非特指讲堂之设、器物之备，乃谓成人成德之大道。《大学》云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夫“明德”者，非徒一己修身之明慧，实为以道照人、启人之德光；“亲民”者，非止于教化百姓，实乃推己及人，反身而诚；“止于至善”者，更为教化之极致，天下归仁之大成也。古之大学者，以成德为本，以仁义为宗，讲求“立德、立言、立功”三不朽，务在育人，而非制器。

然今观吾辈所处之“大学”，设制虽新，楼宇虽高，师资广引，制度密织，而士气日薄，精神渐颓。四载寒窗，所授者多术，所失者为道。譬如授之以桥梁桁架之式，灌之以混凝土受力之法，而不告以其所通为何？所立为何？讲力学之矩不讲人心之准，授建模之法不教择道之智。一纸证书，往往胜于一腔信念；一纸奖项，可敌数载砥砺之志。使人日习“为分数而学”“为仕途而学”“为趋利而学”，而不敢言“为立身、为济世、为成德而学”。此真所谓“教育之名存而实亡”者也。

《离骚》曰：“纷吾既有此内美兮，又重之以修能。”德为先，才为次，志为纲，学为舟。今之教育体系，失其纲纪，重其舟楫，浮其形式，乃至流于“卷功利”“竞头衔”之恶俗，形同设一水车以汲沧海，徒劳而不达其本意。

观同窗友人，多亦身陷其间，朝朝为绩点奔走，暮暮为考证忧烦，得一奖则欢若中魁，失一证则痛如折肢；或习题成山，而不知为何苦学；或资料累纸，而未敢问一声“吾志安在”。甚者，学风之失，已不独关学生而已矣，往往教学之人，亦为评优所困，文凭所役，乃至“授课”变为“授术”，“成才”沦为“成器”，“立德”则不在其言表，“问道”更不在其心怀。上下皆然，不觉可哀。

《道德经》曰：“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。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。”夫学者，工乎技，精乎

术者也；而道者，本乎德，溯乎心者也。若以“道”导“学”，则术自明；若舍“道”逐“术”，则失其神。今日之大学，以“为学”为纲，弃“为道”之本，徒留“为利”之实。岂不悲哉？

“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，必先修其教化。”昔者周公制礼作乐，孔子删诗书、定礼乐，以文以道而为教者也。今之教化，不复立人，惟制才器；不复发志，惟计实绩。教无理想，学无情怀，风化之衰，殆所由来矣。

大学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若本不固，枝叶虽繁，终将枯矣。此所以愚生虽不敏，犹愿执笔一呼。欲以一介微声，问此大音——今日之大学，果仍为“大学”乎？

二

夫教育者，非徒传授知识技艺也，乃是引人向善，导人知性之所归，成己成人之大道也。古之圣贤，未尝将“教育”视作一桩工具之事。孔子云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诗以感发情志，礼以端正举止，乐以陶养性灵，三者合一，方谓之“教”。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此言非徒为士人所设，实乃教化之纲常。教育之本，必先正心诚意、格物致知，渐而扩之，方可齐家治国平天下。

然今之教育，多止于功用之求，渐失修身之要，迷却养性之方。堂上之教，不过专业术语之堆叠，试卷题库之模拟。学生所问者，非“人为何而学”，而是“此门可得几分”，“此证可换何位业”。于是，修德者少，追逐者多；读经者寡，算绩者繁。教室犹在，教化已殆；学子满堂，然知之者几人哉？

《中庸》云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”教者，引人以道也。若失道之本旨，则教育不过是世俗之伎俩，人心亦随之散乱。是故教之大者，须能潜移默化，使人自觉觉他，复归于仁义礼智之中。

钱穆先生曾言：“人生非谋生而已，实为求其意义。”教育正是赋予人生以意义之途。然今人多以教育为阶级跃迁之阶梯，而忘却其安身立命、通达宇宙人生之根本用意。昔孟子称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”，庄子亦曰“真人者，不以物累心”。由是观之，真正之学者，非为功名而奔走，而能保其天真，养其性灵，不以物欲杂其志，不以权位动其心。

教育若无精神之导向，便难成其德性之修养；教育若不以人之本性为轴，便难通其根柢之义。

《礼记·学记》有言：“善歌者使人继其声，善教者使人继其志。”志为何志？不在于高官厚禄，不在于富贵显赫，而在于仁义之存，德性之养。此才是千古不变之大道。

故曰：育人者，必先知人；知人者，必先观心。今日大学，若欲振衰起弊，革故鼎新，当先反求诸己，复归圣贤之训，以“德本为先，术后而附”之旨，重整其教化之道。唯有如此，方可扶正气于世间，开风教于万物。

三

余年二十有一，籍隶东南一隅，自入斯学以来，岁月流转，悄然已过数载。每念己身，既非志在斯道，亦非昔日为功名失意之后之迁徙，实乃误入一行，而今沉浮其间，不免生诸多感慨。每当四顾茫然之际，独坐黄昏之中，常自问曰：“人之为学，究为何事？我之所行，究往何方？”

子曰：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”此四者，盖为人立身之纲纪。然今之青年，

多如我辈者，所处之学府，虽名曰大学，实则多为考核所迫、绩点所累，一日之中，思者非“何以为人”，而为“何以为卷”；言者非“学之所贵”，而为“证书几张”。才艺非修养之道，乃为“加分”之用；学问非通达事理，乃为“出路”所备。心为物役，神无主张，所行之事多，所思之义少。久而久之，茫然自生，惘惘无依。

此种困顿，非独我一人之感也。昔在调研报恩古寺之际，偶与数位师兄夜话于瓦檐之下，星月清寒，众皆言及学业与未来，无不神情黯然，或言：“吾虽习土木，然不知何以安身。”余心悚然。彼辈皆聪颖之才，少年登科者也，今竟同患斯病。昔人曰：“天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。”然此苦，岂真因风霜雨雪、书山题海？乃因无根而飘，无志而疲。

余亦尝迷惘。自幼所学非此，然既入此途，唯恐蹉跎岁月，故自学剪辑、建模、摄影、绘图，亦曾伏案通宵只为一图之美；但所学虽杂，未必皆通，所为虽勤，未必皆心。夕阳西坠，风鸣谷中，忽有失落之感涌于心头。彼刻我忽然发觉：我不知自己究竟为何做此诸事，亦不知究竟要走向何方。此岂非“离骚”所云：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之实境乎？

或谓之“多才多艺”，然才艺非安身立命之本，倘无所归，则终为浮烟。今之教育，太习于“应用”，而忘其“立人”；太专于“技艺”，而轻其“道德”。余非拒实用，然实用之上，犹须有根；无根之人，虽知其能，终难自处。《春秋》不书天灾，而专记人事，其义何在？盖以人为本，行之有义。今日之世，机器可代人行，然人之心志情怀、所当思虑之“道义”与“自觉”，岂能由算法演绎耶？

故此，余非拒技艺，亦不弃专业，然愿于乱世迷途之中，仍存“慎独”之志，保“诚意正心”之愿。愿有所行，亦有所思；愿学其术，亦识其道。如《诗经》所云：“维以不永伤。”愿我辈青年，于浮躁功利之海中，仍知“止”，仍能“省”，仍可“反身而诚”。

四

夫文化者，非高阁之学问，非庙堂之议论，而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之道，是一草一木、晨昏礼俗之间所存之精神光焰。《左传》言：“礼以导其志，乐以和其声。”文化之所以为文化，正在于其能教人安顿心灵、定位自身，令人知其所来，识其所归。

而今世事浮动，乡土之根渐薄。高楼林立，然人心离散；网络畅通，然言语日杂。许多青年离家千里，求学、谋职、栖身于陌生之境，虽每日奔走，然精神之所依，愈感茫然。昔人尚“安土重迁”，今人多“视根为累”，乡土被视为“可退之地”，而非“立命之源”，文化更沦为装点之具，而非血脉之依。

吾尝思之：人之立身，于一地久居，久则有情；情生则礼生，礼兴则文成。乡土者，不独为土地、为气候、为人群之聚，更是一种空间秩序与精神形态之复合。走入一座古村，见其祠堂坐北朝南，风水得宜；道路中轴，房舍有序；邻里相闻，朝夕相望。此非偶然之构，而是千年礼教、空间伦理之沉淀也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云：“人生天地之间，若白驹之过隙，忽然而已。”然即便须臾之身，亦须有所依，文化便是这依之所在。

今日城镇化如火如荼，而众多乡土空间日益破碎。老宅改造，村落拆并，祠堂荒芜，祭礼断绝。若无制度之维护、文化之涵养，此种“现代化”，恐非兴盛，而为遗忘。《诗经·小雅》云：“昔我往矣，日月其除；今我来思，雨雪其雾。”往来之间，物非人非，令人神伤。

更令人忧心者，在于人心之断裂。旧时乡里，年节祭祖、婚丧嫁娶、岁时节令，皆有礼可依，有事可循，人知敬畏，民守纲常。如今乡土教育式微，礼俗废弛，青年所学皆为术业，而未

曾得“文化之体”；所识皆为工具，而不知“心之所安”。是以城市虽荣，而人心空虚；知识虽广，而精神荒芜。

吾愿未来教育者，能不独讲求“知识转化率”，而多设心于“文化扎根”。教育不应全然脱离土地，不应忘却人之本源。在课程之外，亦可讲乡音、讲风俗、讲礼义，使青年在学习中不忘家国之根、文化之本。所谓“温故而知新”，非独指书本之故新，亦是文化与生命经验之对接焉。

倘若文化能够重返生活之中，乡土得以承载礼义之光，则青年虽身处万象喧嚣之间，亦能心守一方净土。如《诗经》所言：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”文化之根，唯深植于乡土之上，方能四时不绝，万代长青。

终

……为一纸证书乎？为一官半职乎？抑或真为心中那不可名状之信念与理想也？”

此问终未得答，然内心之彷徨，日甚一日。愚生非不知世事艰难、人情冷暖，亦明白“理想”二字，往往为世人所讥，讽之曰“空谈误国”“不切实际”。然人若失其理想，如舟失其帆、木无其根，纵有万里之航路，亦恐终将沉沦无归。

吾辈年少，未必皆天赋卓绝，然正当年华正盛、气血方刚之时，若不敢立志于道、立身于德，而惟知计较一分之高低、一证之有无，不惟自误，更是辜负天地赋予之性命、父母养育之苦心也。昔王阳明于龙场悟道，知“心即理也”，知行合一，始真为圣贤之徒。今日之我辈，岂不当有所求于内心之明亮与笃定，而非止步于眼前之琐屑哉？

世变至此，教化日失其本，实非一朝一夕所致，亦非一人之力可逆。然“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”，其破或由微，而其救亦可由微。若能有一人发一语之警醒，有一人起一念之反思，有一人守一寸之良知，则风气未必不可回，人心未必不可振。鲁迅先生言：“无尽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。”吾虽一介书生，不敢妄自尊大，但亦不敢苟安避世，任学风沉沦，教化沦丧而不为一呼。

今执笔于深夜，灯影微摇，窗外春雨潺潺，万物滋生，而心头却似压着千钧。所愿者不多，唯愿吾辈青年之心，不为时风所靡，不为利欲所困，能于浮世之中守住一寸清明，于教化之废墟中种下几株希望。倘若有朝一日，大学重归“大学”之名，教育不再沦为工具，而复归人之大道，愚生虽死，亦瞑目于九泉之下矣。

草草成章，不足为文，尚祈赐教。

敬颂

春祺！

証明雨

2025 年 5 月

自述其志，兼申其惑

——谨呈党委办周宁老师

少时不知人生事，惟以“好好读书”自勉。年岁渐长，始知“读书”非为分数，亦非为光鲜履历，而是为辨理想、明去向、晓悲悯。今日所执笔自述，愿呈我之所思、所疑、所愿，聊供一观。

我生于小城，所见多为平凡百姓之劳苦日常。彼时懵懂，只知“好好读书才能走出去”；及至大学，走过数省，看过数村，方知“出去”不是目的，“回来”才有意义。我曾在偏远乡镇的学校听孩子念诗，在老旧民居里看老人独坐日影，我看见中国的真实一面，也开始反思我所学、我所处、我所追求的路径。

我学的是土木工程。初入此门，并无太多热情，惟念“实用”二字；及至深入，才觉其繁冗公式与项目运作背后所藏的管理弊病、形式主义、功利主义，常令我扼腕。我尝参加某项目团队，自诩能为社会献力，实则会议空转、表格堆叠、文字堆砌，事倍功半；有感于此，遂主动退出，只愿将时间用于真正有意义的学习与建设。

我不敢自称“有识之士”，但愿为“有问之人”。譬如对“入党”一事，我并非轻视，而是心怀敬畏。我不愿将申请书当作履历上的一纸凭证，也不愿在未确立理想之前匆匆表态。我想问自己：“你是否真正理解了党的理想？你是否准备好了服务人民，而不是依附体制？”倘若不能诚实面对这一问，我便无资格轻言“入党”。

这世间最令人动容者，是仍能保有热忱的青年。我自觉不甚聪慧，但耐得住沉静；不擅迎合，但尚存赤心。我读诗书，非为取宠，而为静心自省；我学摄影，非为炫技，而为记录乡土真实。我时常自问：如若将我投身于乡村、教育、文化传播，是否能做得一点小事？若能，我愿舍弃虚名，步步为实。

我并非循规蹈矩的优等生，也非愤世嫉俗的看客。我敬畏理想，追求真实；我讨厌空话，厌恶官腔；我愿意在青年的位置上，慢慢走、慢慢想、慢慢发光。

愿这封信，不至太重扰先生，但求能呈现一个不甘平庸、愿意沉潜的青年心声。若蒙先生指点，是我之幸；若仅为一阅，也愿此文静静存于某处，记录我二十岁时的思想和真诚。

敬礼！

証明雨

2025年5月

附：摄影作品集说明

所附摄影作品，皆为我近年行走各地时亲自拍摄，原发表于朋友圈，今略作整理汇编。多为风景题材，亦偶有人文一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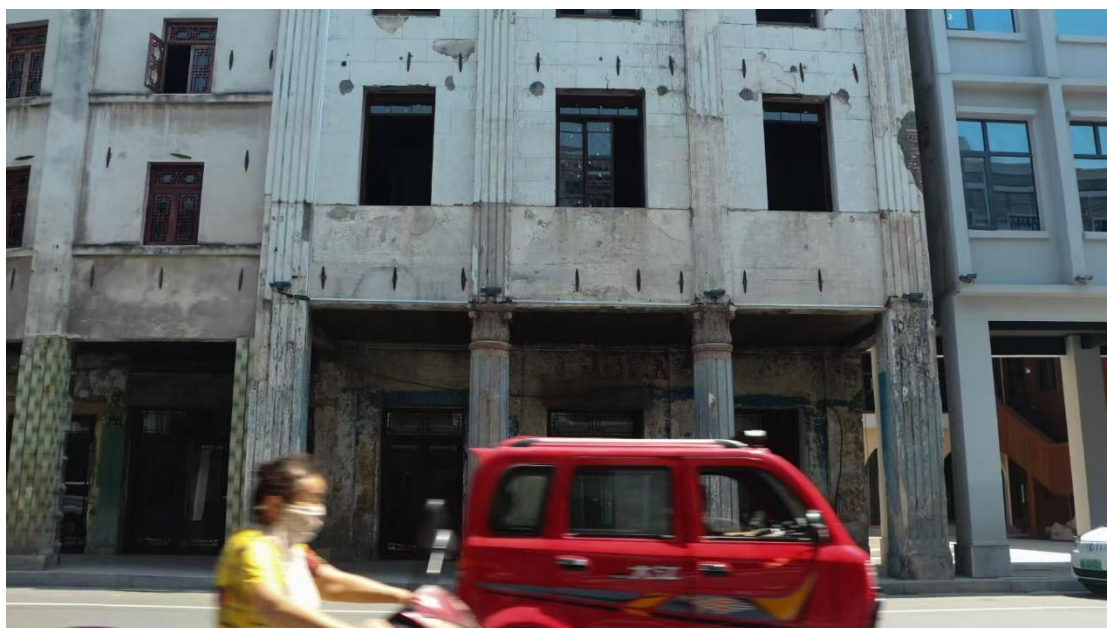
我始终相信，影像不只是“好看”，更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。镜头之外，是我对土地、对人情、对理想的体察；每一帧光影，都是我与这个世界的一次温柔对话。若有机会为先生所用，愿尽绵薄之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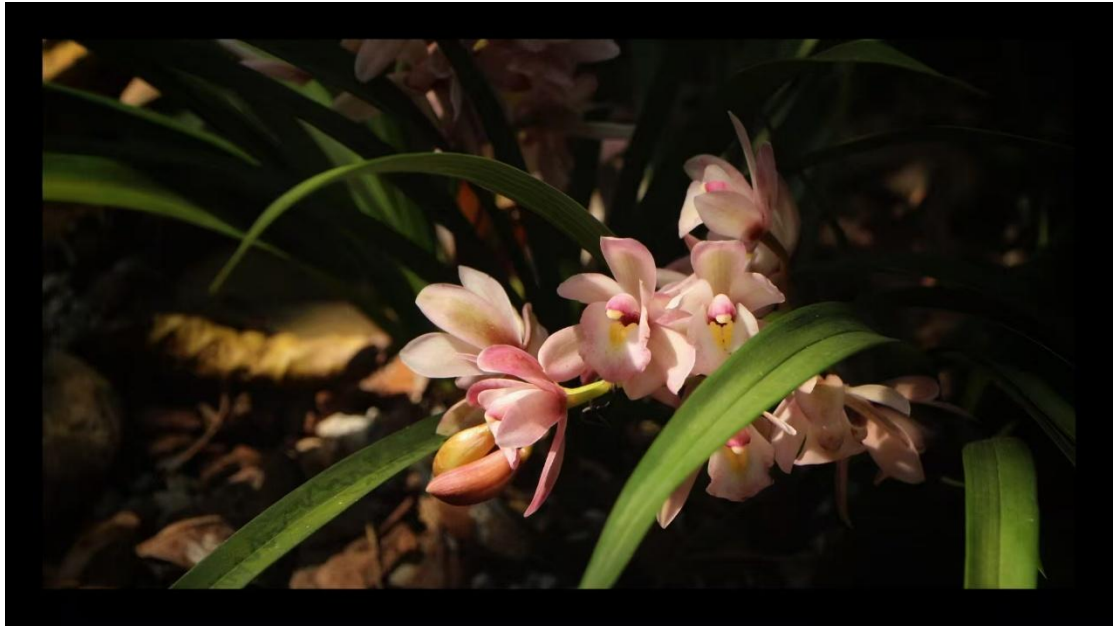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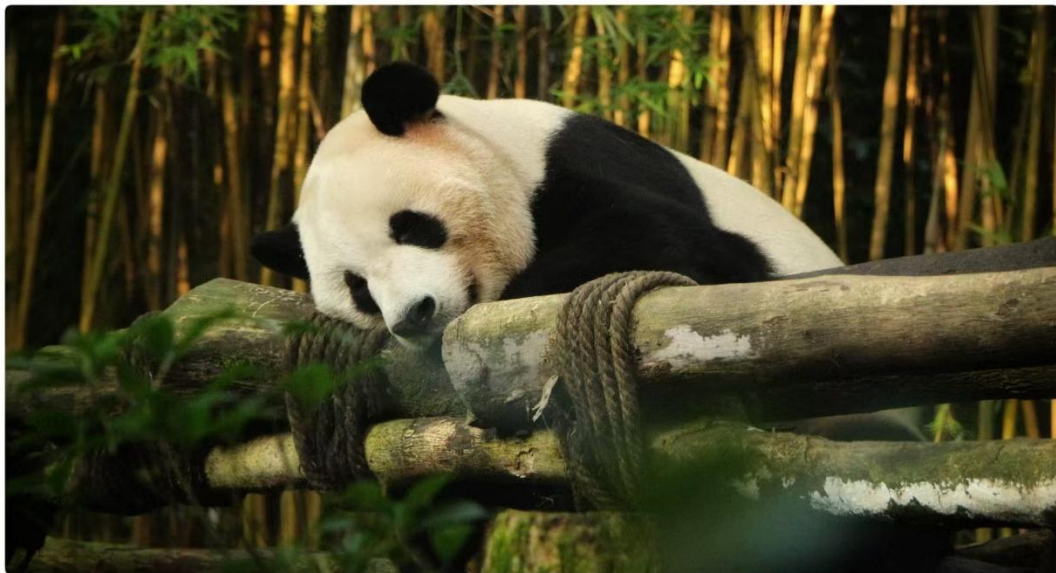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极高明而道中庸 致广大而尽精微 尊德性而道问学